

一个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王朝公主，如何看待末代清廷的深宫内帷？



我在慈禧身边的 两年

德龄公主 著
许海峰 陶林 译

中國親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JIANGSU PHOENIX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TD.

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德龄公主 著

许海峰 陶林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 (美) 德龄著; 许海峰, 陶林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8.1

(“亲历中国”系列)

ISBN 978-7-5399-6897-1

I. ①我… II. ①德… ②许… ③陶… III. ①德龄 (约1884~1944) — 回忆录②西太后 (1835~1908) — 生平事迹 IV. ①K837.125.6②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6770 号

书 名 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著 者 (美) 德龄

译 者 许海峰 陶 林

责任编辑 郝 鹏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897-1

定 价 3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人在红楼未尽处

陶 林

我曾一度非常醉心于《红楼梦》的研究——那是在我自己的长篇小说《红结忆》前后十年写作的光阴里，一段人生之春的好韶华。以我经验看，青春读红楼，最易让一个内心粗糙的青年，变成一个地道有情的中国人。

《红楼梦》的百转千回、博大精深毋庸讳言，但所有知晓“红楼”的人都知道它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它并没有属于一个自己的真正结尾。高鹗的续笔让曹雪芹公的旷世杰作有了个勉强能说得过去的“后来怎么了”的结尾。即便如此，众多的读书人眼明心明，终还是不满于高鹗强画的大团圆，难以释怀佳作的有头无尾。

我还记得，罗素先生面对传统哲学关于宇宙论的诘难时，提出一个很大胆的反驳：“谁说宇宙必须要有一个开始，要有一个结束？”受之启发，在研读《红楼梦》以及红学相关著作的过程中，我头脑里一直盘旋着这样的一个困惑：《红楼梦》真的那么需要一个结局么？

如果说大荒山里无才补天的顽石到人世繁华的一遭行走是一个开始，那么无论说是延续恩泽，还是家道败尽，都无足以作为一个终了——人间的灯红酒绿、恩怨繁衰，与石头又何干。只缘有了情，石头没有补天之功，却能录天之美。曹雪芹公自石头上抄录了《红楼梦》，要



本书作者裕德龄

记下的，是一个全息的历史，要对整个中华文明“摄魂”——实际上，他看来的，是当时代的全部人类生活。

在接手组织翻译这部晚清德龄公主的回忆录之前，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碰到心中困惑的答案。在粗粗地读完这部德龄公主的回忆录后，我惊奇地发现，它与《红楼梦》居然有着如此强烈的互文性，真让人不得不信冥冥中的文化气数流转，更让人叹服曹雪芹先生的伟大。

这本书的内容很简单，以最为平实的笔调，记述了一位在海外长大

的满族贵族少女裕德龄，进入晚清宫廷中，陪伴“老祖宗”——慈禧太后度过的两年光阴。与时下林林总总的清宫小说相比，这部德龄的回忆录是货真价实的后宫实录：太后、皇帝、妃子、王爷、格格、贝勒、太监、女官、外国大使夫人、画师……帝国的战争与动乱，贵族的享乐与困境，权枢的斗争与较量……都是历史上的真人与真事，却并不一定让人觉得距离多么遥远。所以，斟酌再三，把它定题为《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在这部第一手的后宫实录里，我们可以读到贵有满清天下的慈禧是如何养尊处优，如何享尽天下之福，如何度过乏味漫长的后宫生活，如何起居、吃饭、游玩、游戏、听政、养犬看戏、养花弄草、处理宫内纷争、结交列强之欢心……那后宫的世界，时时看来平淡无奇、时时看来又步步惊心，既充满了温情脉脉的中国式人情味，又到处充满着浓浓的杀机。一切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切又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这是一部历史的正剧，每一章节读起来，都令人兴致盎然。

而说到这部书与《红楼梦》有着强烈的互文性，就是说紫禁城里的世界，与曹雪芹公所描写的那个大观园世界几乎如出一辙。

根据裕德龄的自述，她在宫廷里只呆了短短两载的光阴，担任慈禧的女官，服侍慈禧的起居。这两载的光阴像极了红楼所着力描写的“三春”。随着春夏秋冬的流逝，这位女官忘我地将青春好光阴与这位“贾母”般好享福、也会享受的老佛爷、老祖宗相伴。她们无非就是说说闲话，玩玩棋牌，养花种草，敬神拜佛，游园听戏，度了新年过元宵，度过端午过中秋，全然一派中国人的那么点气息。偶尔，涉及一些外交和国事，但也只是些情绪，仿佛只是享用不尽的好日子的点缀。所谓统治阶层的穷奢极欲，那是一点不假；所谓人情练达皆是文章，宫中一切围绕着一位老佛爷的喜怒哀乐运转，也是一点不假；那些后宫里的太监、宫女、帝王、妃子之间的你死我活、尔虞我诈，更是一点不假。

德龄在紫禁城中的角色，太容易让我联想起红楼中那位游历天下、闯入大观园的薛宝琴。她在西方成长、受教育，回到了本土的宫廷，就像一扇窗子一样，给紫禁城里幽闭的男男女女带来了另一个世界无限

惊奇。与慈禧长年相处，也积累了深厚的情感。慈禧一度考虑她的婚配问题，要把她嫁给一个王爷。然而，已经见识了世界的小女子德龄，早已看破浮华，并且心中充满了抗争。最终，她像贾探春那样远嫁海外，甚至嫁给了一个地道的美国人。这也证明了爱情与自由，远比身为王妃的荣华更为珍贵。

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在德龄的叙事中，真实得分毫毕现，活脱脱是红楼的宫廷版。而叙事背后，那种空虚、寂寥与刻骨的虚无，也是一点不差，读书入了境，多让人有“浮华一梦”的感触。

细细想来，我也似乎太少见多怪了。由于《红楼梦》是古典小说中最恪守现实主义原则的，那么，它所描绘的大观园与真实的紫禁城，又怎么可能会相去太远；而德龄笔下的紫禁城世界，又如何不和行将一朝倾覆的满清王朝相映成趣？这也就更不难理解，为何我说《红楼梦》或许并不需要一个结局。其实，它是自然有结局的，这个结局在不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之中并不重要。

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一点，在“繁华盛世”中所诞生的《红楼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部伟大作品，充满了预言的气质，恰如一颗顽石，硬生生地镶嵌在历史的轨道上，指示着方向。而德龄公主所著的这部回忆录，就是遵照红楼的气息而运的实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红楼梦》的结局之一。它所记录的人与事，都真实且忠实地生活在红楼未尽之处——虽然文采风流不及曹公的万分之一，但作者忠实于历史的态度还是鲜明可感的，令人由衷信赖。

一直以来，很多人努力要为《红楼梦》画上属于自己的句号。读完这部回忆录，我想，此举大可不必了。没有其他原因，历史自身已经给出了优美的终了。曹公自负自己的满腹才华是天运之子，而老天，也就在冥冥之中完成了这位骄子的亡佚之笔。我想，能充当整个《红楼梦》大结局的，没有比1911年前后一整个满清王朝的命运更好的东西了。而这部《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就是历史的明证与天运的作品之一。

非常有幸能够邀请我的友人、青年作家许海峰先生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和编整。他完成了整本书的翻译,我仅负责译文的有限润色与修正。我们的英文修为不高,幸好原作者德龄公主也是如此。而许海峰先生对翻译工作的认真,尤其对于准确、晓畅明白的现代汉语译文的刻苦追求,同样值得读者信赖。一切,都是为了保证读者可以放心地通过我们的译笔,探求自己心目中这段历史趣录的答案。是为序。

原序

毫无疑问，德龄公主有着充分的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完成本书。裕德龄，中国清王朝满族八旗中正白旗贵族裕庚侯爷之女，曾深居清宫两年，担任慈禧太后御前女官，深得太后宠爱，后被慈禧封为郡主衔位，或为其“公主”之谓的来源。

裕庚本姓徐，字朗西，汉军正白旗人。祖先本为汉人，后入汉军正白旗。光绪优贡生，初参两广总督英翰幕事，官太仆寺少卿，曾为清王朝授命，出使日本、法国，担任外交使臣。裕庚妻子为法国人，育有二子二女，长子馨龄、次子勋龄、大女儿德龄、二女儿容龄。这些子女均随父母在欧洲生活多年，受过西方教育，精通英、法等语言。

裕庚侯爷在清王朝同时期的众多官员中，属于较为进步和开明、具有现代思维的人士之一。他年轻时加入军队，从军期间恰逢太平军之乱、清朝与法国之间的台湾战争，也曾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担任兵部侍郎，如此等等，度过了其从军生涯。后来，他被清王朝派往日本，任驻日公使，1898年任期满了之后，任职于总理衙门（亦即清王朝的外交部）。1899年，裕庚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在法国度过了整整四年光阴。

在中国那段历史时期，满清朝廷冒历史之大不韪，一味地闭塞和拒绝，茫然地看着外部世界的快速发展，在极端自负又是极度不安中，走向了穷途末路。裕庚凭借一己之力大声疾呼，力挺维新改革，并在德龄进宫伊始，就明确要求其尽最大努力，去影响慈禧太后推动改革维新，进而促进中国的自强与发展。

裕庚在促进中国邮政走向现代模式的改革中，也付出过很多努力。同时，他在促进国家财政体系和海陆军现代化建设方面，也显示了过人的才智和眼光，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遗憾的是，他的努力最终付之东流。裕庚卒于1905年。

裕庚的进步精神和前卫思想，还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理念上。当时，他做出了极为大胆的选择，让子女接受外国教育，这种情况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也因此曾广遭非议，甚至被视为崇洋媚外。他却并未因此改变初衷，去迎合他人的想法，依然将子女带到国外读书，接受新思想的熏陶。

他的孩子们在教会学校接受了早期教育，女儿们随后进入法国的修道院接受教育。本书作者正是在那所修道院完成了学业，实现了从学校到社会的顺利过渡。

裕德龄刚刚回到中国，就被选入皇宫，担任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她是个极为有心的女子，担任女官期间，近水楼台先得月，处处留心观察与思考，不断收集本书的素材。

她也因此有充分的时间，近距离观察与评判慈禧太后——那位长期统治中国的独特女性——并以自己的讲述，为公众认识慈禧太后，认识清宫生活，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她为此倍受称道。

后来，她为去世的父亲守孝百日，从此离开了皇宫。1907年5月21日，她与美国人赛德厄斯·怀特(Thaddeus C. White)喜结连理。裕德龄跟随丈夫到了美国之后，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最终将这段奇特的经历付诸文字，才有了我们即将欣赏到的视角独特的清代后宫史。在本书中，她以慈禧身边人的特殊身份，凭借深切生动的笔触，入木三分地描绘了那位中国最有名女性的生活点滴、宫廷生活的习俗氛围等等。

是为序。

托马斯·米勒德(Thomas F. Millaed)

1911年7月24日，上海

目 录

序 言	人在红楼未尽处	001
原 序	006
第 一 章	返国	001
第 二 章	入宫	008
第 三 章	宫戏	017
第 四 章	后宫午膳	027
第 五 章	会见大使夫人	034
第 六 章	太后梳妆	040
第 七 章	后宫琐事	053
第 八 章	宫廷女官	068
第 九 章	皇帝	078
第 十 章	皇后	092
第十一章	换装	108
第十二章	太后和康格夫人	119
第十三章	太后的肖像	139
第十四章	皇上的生日	162
第十五章	中秋	180

第十六章	颐和园	191
第十七章	大殿	206
第十八章	过年	218
第十九章	西苑	229
第二十章	尾声	240
后 记	天朝末世的侧影	254

第一章 返 国

1

1903年1月2日,我的父亲结束了四年的法国大使生活,带着全家人,一等、二等参赞,海军随从及其家眷、仆人等等五十多人,从法国巴黎出发,乘坐“安南”号船只,前往上海。

我们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上海。而欢迎我们到来的,却是一场瓢泼大雨,实在是很糟糕的体验。大雨如注,对我们的行程造成了很大的阻碍,我们一方面要安顿一大群人的住所,一方面又要照看繁杂的随身之物,真是糟糕透顶。

在此种恶劣的条件之下,我们那些随从和仆人们当然是指望不上的,这并非我虚言,故意贬低他们的能力,而是早有以往的旅途经验充分证明。唯一可以依靠的,能让我们的心有着落的,只有我的母亲,她似乎有与生俱来的解决麻烦事的能力。

船只抵达法租界的上海黄浦码头,我们会见了衣装严整神情肃穆的上海道台(上海这个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地方官和其他府衙的众多官员,欢迎场面非常隆重。

上海道台告诉我父亲,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天后宫”,供我们这些人暂居上海之用。我父亲婉言谢绝了。他说船只途经香港的时候,他就已经着人通过电报与此地法租界的侨民饭店联络,衣食住行皆有安排,诸事妥当不劳再费心了。

1895年我父亲出使日本的时候，我们曾在此“天后宫”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暂住经历，往事不堪回首，实在不想第二次踏进这同一条河流。虽然嘴上不说，父亲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却无一例外地非常赞同。

“天后宫”风烛残年久已失修，即便金玉其外，亦难免败絮其中。当时有这样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应尽地主之谊，为途经本地的高级官员提供住所，照顾好生活起居。路过本地的高级官员也大可不必拒绝好意，只管安然受用便是。我父亲却总是婉言谢绝地方官的安排，情愿自行解决生活起居问题，以求身心安适不受拘束。

经过了一番奔波和忙乱，我们终于平安抵达侨民饭店。此时正有两封来自紫禁城的电报等着父亲，要求父亲马不停蹄赶往北京城。看似简单的命令其实难如登天，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通往天津的水路正逢冰冻，着实令人寸步难行。何况，我父亲年老体弱，疾病缠身，若没有医生悉心照料，实在难以撑得住舟车劳顿。若改道秦皇岛，那么一番乏味枯燥的长途旅行，更会让他体力难支，疲惫不堪。

鉴于这种种主客观困难因素，父亲不得不回电说，困难重重，实在难以即刻成行，恳请等到冰河溶解，便马上乘船北上，赶赴天津。

我们2月22日离开上海，26日顺利抵达天津。同当初抵达上海时一样，受到了当地道台和地方官员的热烈欢迎。

当时表达尊崇的规矩很奇特，从外国归来的当朝高官，船只在中国海岸停靠，上岸后必须照例执行“恭请圣安”的礼仪（即参拜天朝皇帝）。

以当地道台的资历，尚不具备主持“恭请圣安”这等礼仪的资格。好在我们抵达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好身在天津。他安排了一名精明强干的随从与我父亲联络，并筹备好了“恭请圣安”的时间和地点，诸事齐备毋庸赘言。

我父亲与袁世凯恭恭敬敬地穿戴好朝服、朝珠、顶戴花翎，立即赶往专为此类仪式斥资兴建的参拜之地万寿宫。众多职位卑微的官员早已恭候于此。

我们到达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一些官员已经先到了。在这

座半是宫殿半是庙宇的宏伟建筑殿堂中间，摆放着一只很长的窄几，安放了皇帝和太后的牌位，上书几个大字：“万岁，万岁，万万岁。”

“恭请圣安”仪式开始了，袁世凯立于窄几左侧，其他官员分立殿堂两侧。父亲进入大殿，径自朝前跪拜下去，高声说：“微臣裕庚恭请圣安！”随后询问圣体可好。袁世凯站在旁边代为回答说：“皇帝与太后圣体安康。”“恭请圣安”仪式到此结束。

我们一众人等在天津停留了三天，2月29日抵达了北京。我父亲当时身体状况不容乐观，无奈只得告假四个月，在家悉心诊治调养。他的恳求得到了慈禧皇太后的恩准。

2

当初前往巴黎之前，我们本来已经修建好了一处住宅，雕梁画栋美不胜收。很可惜，这处住所于1900年不幸毁于义和拳之乱。为此，我们无端端损失了至少十万两白银。此次入京，我们只得租下了一处住所临时居住，作为权宜之计。

我们从前的那处住宅也并非全新，是购置原本属于某位王爷的一处房产。那处房产虽陈而不旧，依然散发着独特的古典建筑艺术魅力，令我们至今难忘。我们经过精心巧妙的装修和布置，饰以雕镂的硬木纹饰，使它焕发了新的活力，成为一座漂亮的西式风格住宅。我之所以称它为西式风格住宅，仅仅指其拥有西方建筑的外表，比如其中的门窗、曲径、家具等等，而房屋的总体格局和庭院气象，依然保持着不折不扣的中国古典风格。正像北京城的其他中国建筑一般，拥有足足十英亩大小的花园，凸显出可供徜徉其间的闲适田园风格。

如此美妙的安居之所完工之后，我们仅仅居住了四天，就离开北京去了巴黎。这处房产最终毁于无情的战火。失去了这样华丽的居所，失去了耗费巨资和宝贵时间完成的安乐窝，这样残酷的事实，成为所有家庭成员的心头之痛，那种遗憾在心头挥之不去，历久而弥新。话说回来，作为中国高级官员所经受的考验和苦楚，又何止这些呢？那些没有

经历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当真是一言难尽啊。

北京的房子都有一种闲适清幽的风格魅力，占地面积亦较为宽广，我们当初的房子也不例外。那套宅院包括十六套平房，大约一百七十五个大小不一的房间，分布在四合院的各个方位。在四合院内，所有房间与房间之间以回廊相连接，足不出宅院，就可以穿梭往来于所有房间。

我的读者们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此众多的房间，哪里能用得完呢？其实也不难理解，试想宅院里除了我们众多家人之外，尚有很多的随从、文员、信使、仆人、马夫和轿夫，这些房间当然都各有去处物尽其用了。

那些房子周围的花园极具中国式风格，设置了小小的池塘，所到之处，莫不是小桥流水，鱼戏莲叶间，莲叶何田田；树上蝉鸣鸟声，清新悦耳；两岸垂柳依依，曲径通幽；两侧繁花似锦，一片胜景，引人入胜。1899年6月，我们准备远赴巴黎之时，宅院里正值满园繁花绿叶，交相映衬，见者无不凝神欣赏交口称赞。当时情景，至今犹在眼前。

而今，我们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在天津的时候，父亲曾致电他的一位好友，请求为我们寻觅一处住所，好让我们回京后有个安身之处。

那位友人经历了一番周折，为我们找到了一处住所。有意思的是，这个住所很不一般，在京城乃至全国都颇有几分知名度。它是义和拳之乱后，清朝大臣李鸿章和外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方，也是李鸿章最后驾鹤西归之所，他的灵魂最后归属地。

中国人的内心充满了迷信意识，他们认为若是有人住进了那所阴气过重的宅院，难免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横祸。正因为这个原因，没有谁敢住在那里，房子闲置了很长时间。我们成为了李鸿章死后第一批住进来的人。尽管有很多好友得知我们的打算后，极力劝阻，我们还是坚持了决定，最终十分舒适地住了进去，一切都相安无事。

当然了，世事难预料，要是考虑到我们家房产遭遇的大火和损失，

或许，他们那些关于遇到不幸的说法，倒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了。

大火对于我们全家所造成的损失，永远也无法恢复和弥补了，真是令人遗憾和伤感的事情。因为我的父亲是朝廷命官，当然绝不可以监守自盗假公济私来弥补自家的损失，若那样做的话，当真是名节不保了。身为朝廷命官，理应一心为公为民请命，绝不该考虑一己私利，不能抱怨命运与生活。

3

1903年3月1日，庆亲王带着儿子来看望我们，他说慈禧太后想尽快召见我们母女三人。我们被安排在第二天的早晨六点，赶到颐和园的万寿山觐见太后。

我母亲向庆亲王解释说，我们这么多年身在国外，一直都穿戴外国服装，此次仓促而行，竟找不到合适的满族服饰可供穿戴。

庆亲王说自己已经将这些情况禀告了太后，太后认为我们初来乍到不必拘礼，大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习惯穿外国服装，她恰好也想了解一下外国的着装方式。

为了这次难得的入宫机会，我和妹妹^①在选择服装方面，着实费了一番脑



颐和园的万寿山

^① 裕容龄(1882—1973年)，裕德龄的妹妹，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第一个学习欧美和日本舞蹈的中国人，也是唯一一个曾亲自向现代舞蹈家鼻祖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学习过舞蹈的中国人。1902年，20岁的裕容龄在巴黎公开登台表演了《希腊舞》《玫瑰与蝴蝶》《奥菲莉亚》《水仙女》《西班牙舞》等舞剧，博得了观众的好评，引起了广泛关注。1903年回国后，裕容龄随母亲及姐姐裕德龄进入清朝宫廷，成为慈禧的御前女官，曾获得慈禧亲赐封号“山寿郡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裕容龄被聘为国务院文史馆馆员，著有《清宫琐记》等书。——译者注